



18世纪
哲学家的
天城

Carl L. Becker

〔美〕卡尔·贝克尔 著 何兆武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8世纪哲学家 的天城

〔美〕卡尔·贝克尔 著 何兆武 译

另附二种

论《独立宣言》

政治思想史研究

〔美〕卡尔·贝克尔著 彭刚译

现代民主

〔美〕卡尔·贝克尔著 林猛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美)贝克尔著;何兆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
ISBN 7-108-01460-2

I. 1… II. ①贝…②何… III. 近代哲学-启蒙运
动-思想研究-欧洲-18世纪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9820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 数 274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2.00元

总 目 录

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何兆武 译(1)

论《独立宣言》 彭 刚 译(155)
——政治思想史研究

现代民主 林 猛 译(351)

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美]卡尔·贝克尔 著 何兆武 译

作者谨以感激与深情
将本书献给
老师与友人
查理斯·荷默·哈斯金斯
与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①

^① 查理斯·荷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 1870—1937),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均为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目 录

译序	何兆武	7
序言		10
第一章 舆论的气候.....		11
第二章 自然法与自然界的上帝		38
第三章 新史学:用前例教哲学		71
第四章 对于后世的运用		112

译 序

何兆武

本书作者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为 20 世纪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社会哲学杂志》主编、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曾获耶鲁、哥伦比亚等校名誉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1921)、《近代史》(1931)、《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1932)、《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文集》(1935)、《进步与权力》(1936)、《人类文明史》(1938)、《近代民主政治》(1941);他去世后,Phil. L. Synder 编有《贝克尔史学论文集》(1958)。

青年时代的贝克尔受业于边疆史学派大师 F. J. Turner (1861—1932),不久即成为美国“进步派”新史学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主张历史学应该为现实世界的进步服务时,贝克尔却有他本人颇为独特的史学观。贝克尔一反传统的史学观点,——即认为分析可以得出确凿的事实,而综合则可以作出客观的叙述,——他不承认脱离主观的(个人的、时代的、民族的、集团的、党派的等等)认识之外还有所谓客观事实,而认为历史认识只是主观经验与见解的一种推导,一切历史理解或评价都

以历史学家的主观经验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客观的形象。这种史学观最后就总结在他 1931 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那篇著名讲演中：《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历史思想浸透着一种浓厚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色彩，并且有日益悲观的趋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他晚年的思想带来了若干新的希望。他拥护反法西斯战争，写下了不少文章，并认为人类毕竟是应该热爱真理并追求真理的；虽则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毕竟乃是我们的理性发现了这种局限性的。

在 18 世纪的法国，*Philosophe*（哲学家）一词并非指今天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而是特指当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通常人们都认为他们是“近代”意识形态的先驱者；但贝克尔在本书中却提出一种相反的论点，他认为所谓“理性时代”远不是理性的，那批“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以新的材料在重新建造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汀式的“天城”而已。这部多少是震世骇俗的著作，与历来的一般看法迥不相侔，所以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60 年来对此书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以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断言，本书将永远成为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中国的读者当然也有权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于 18 世纪的“哲学家”作出自己的评价。无论如何，本书在有助于读者理解 18 世纪“哲学家”的思想和 20 世纪美国的思想史研究与美国史学思想这两方面都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译文根据的是 1971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康州，新港）第 35 次印行的原文。

本书原为作者对专业研究者所作的一系列讲演，其性质为史论，事先假定听众对有关史实已有一定知识，故于史实阐述甚少。读者倘对本书感兴趣，最好能参阅一些有关的历史书籍并

对照一下早期中世纪神学权威圣·奥古斯汀的《天城》(或译为《上帝之城》)一书。

译者谨识

1998 北京清华园

序 言

这本小书包括 1931 年 4 月下旬根据斯多尔 (Storrs) 基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做的四次讲演。在准备刊行这几篇讲演时，我曾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文字上的。但是此处所刊行的后三篇讲演中有某些段落，由于时间不够，在讲演时当然就被省略了。

对于讲演时所给予我的多方关照，我要感谢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历史学系的同人们和学生们。

卡尔·贝克尔

纽约州, 绮色佳

1933 年 5 月

第一章

舆论的气候

迷信也像其他的许多幻想一样，当其不是在迎合我们的虚荣而是在阻碍它的时候，就会轻而易举地丧失其威力。

——歌德

I

正如大多数人一样，我曾抱有过某些欢欣鼓舞的信念；我认为它们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是合乎逻辑地从已知的和明显的事实中得出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哪怕是我向他摆清楚了所有有关的事实，并且为了他的好处而反复追踪了应该使得一个有理智的头脑信服的那些逻辑步骤之后，却仍在反对我的这种或那种信念，——发现了这种情形往往使得我苦恼。情况可能是——事实上，几乎肯定总会是——，他无法反驳我的论据。但这

没有关系。他坚信那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仍然坚持同样的见解；我终于认识到，不幸的是，他的头脑并不是全然开放的。某些混乱的情绪、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某些不经检验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他看不见真理。

我毫不迟疑地就原谅了引导我的朋友达到错误结论的那种令人困惑的偏见，因为我理解它。它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我本人若不是由于某种侥幸的恩典，也会陷入其中的。在重大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很能一致，因为恰好我们两个人都是教授。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兴趣大都是同样的。种种看来相关的事实和获得一致的推论，一般说来，对他和对我也都是同样的。我们大多数的前提和我们不加分析所使用的词句，都是学校里的人所熟知的。既然在根本之点上能够那么好地意见一致，我们就可以彻夜不休地辩论，——除非是像卡莱尔^①所说的那样，并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我们这两个教授却更不容易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比如说政治家或传道师，彻夜不休进行辩论了。由于缺少一致的同意，辩论很快地就难以进行。他们所接受作为是有效的种种事实，我们却要质疑或者看作是可以忽略的。而使我们深信不疑的推理过程，他们却怀着荒唐而粗率的轻蔑视之为学究气而一笔勾销。在夜幕尚未正式开始之前，讨论就结束了。我们看得出来，再继续下去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只是在表面上被他们作为个人所特有的各种偏见、而且还从根本上被所有他们那种行业的人所共有的各种无意识的先入为主的成见给败坏了。

^①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译注

然而，尽管我们的差异是那么大，我们所有的人——教授们、政治家们、传道师们——都毫无疑问地会发现，我们毕竟是有着很多的共同之点的，假若是有可能遇到了前代的某一位活生生的杰出代表人物的话。让我们姑且驰骋一下幻想，让我们设想我们可以擦一下玛兹达（Mazda）^①的神灯而把但丁和阿奎那带到了我们面前。既然谈谈天气不免是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就不如请圣汤玛斯给我们界定一下自然法这个概念，此词在他当时也像在我们今天一样，是大量为人引用的。圣汤玛斯是一贯善于下定义的，他会毫不犹豫。他会说：

既然一切事物都服从神圣的天命，是由永恒的法律来统治、来衡量的；……那么显然的是，一切事物就多少都分担着永恒的法律，亦即就它们被它打上了烙印而言，它们也就得到了它们各自对自己固有的行为与目的的相应倾向。而在所有被造物中间，有理性的生物^②——就其顾及自身以及顾及别人而分担了一份天命而论——乃是以最优异的方式服从于神圣的天命的。因此之故，它就具有一份“永恒的理性”，从而它就对其固有的行为和目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倾向：有理性的被造物身上的这种对永恒法律的参与，就叫作自然法。^③

听过了这个简明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断定，毕竟还是找一个学院气更少一点题目会更好一些，比如说“国际联盟”^④，——这是

① 玛兹达为波斯拜火教神话中的神人。——译注

② “有理性的生物”即人。——译注

③ *Summa theologiae* [《神学大全》]卷二，（第一编），第91章，第二节。

④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即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译注

但丁在 *De monarchia* [《论君主国》] 的标题之下曾经大发议论的某种东西。但丁是赞成“联盟”的，他可以用以下的论证来支持他的立场：

人类对于某些部分而言，就是一个整体；而对于某个整体而言，又是一个部分。当然，对于如上所述的各个具体的王国和国家而言，人类就是一个整体，而对于整个宇宙而言，人类就是一个部分；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正犹如人类……的各个组成部分符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那样，我们同样要说，……人类也作为一个整体而符合于它那个更大的整体。人类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服从于一个惟一的君主这条惟一的原则而符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这一点是很容易从以往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出来的。所以人类符合于宇宙本身或者说符合于它的“君主”（那就是“上帝”），……就只不外是由于那条惟一的原则——即服从于一个惟一的“君主”——而已。我们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那个“君主国”[“国际联盟”]对于世界的福祉就是必然的。^①

随后，讨论无疑地就会搞得很沉闷。因为我们无论哪个人要回答但丁或圣·汤玛斯，又能说什么呢？不管我们说什么，是站在这一方或另一方，看来他们两人无论哪一个大概都不会发现它是严格有效的，或者甚至于能理解我们究竟是拥护论证的哪一方。惟有一件事对我们会是十分清楚的，即这两个人使用同样的技巧而完成了模糊性。或许我们的第一个反响就是要厚道地承认这两位贵客并非是处于他们的最佳状态；而我们的第二个反响则是怀着应有的全部敬意喃喃地说道，他们向我们说

^① *De Monarchia* [《论君主国》] (1904年英文版) 第1卷, 第7章, 第24—25页。